

架飛機，對簿於外國法庭，未免有失中國官場體面。

省府、前派張惠長一港同銀行，印在此五架等法院起訴，要求取銷執照。作罷而高，印付張惠長以卅餘萬，始准張撤事，一明無從解決，可不敢對公庭大

國某公司，訂議戰鬥草樣，已抵扶香港，張惠長氏簽訂合同之資格，而張諸君如欲，實要人機之

委員，其通過，令財政收發機關省府所委辦，市長吳，聘某律師詣行抵

部，而合同則由張惠是項飛機係省府所委辦，制，欲回改收此機，翻經各

討，其款則存儲在香港，張氏何得擅行接收，遂派要人出而斡旋，以為因互

可
否
准
其
休
梓
赴
滬
就
醫
注
冊
翌
日
羅
卽
提
出

自與興來者，曾爲子述及最近浙中之某農家自殺事甚慘，予以其
保書局之參攷，愛記之如下，幾大振某，世居浙江興與縣之某村，家
子各一，風特務農爲業，惟以地濱太湖，時遭水患去夏由洪
至額稅無收，衆日嗷嗷成災，延至多方設法，始延惠救，並
育費所得，積存稍出，而時日多艱，頻驚風鶴，該鄉雖幸未入旋
活則以物資昂貴，而益感窮困，總念自設爲全年生計所係，苟思
活則即後，適聞親友，向其貸金十餘盾，以爲購糧糊口之需，然何
徵，寒暖迭更，以致未友大眼而頻頻告，竟陷其大下，迫上上
洩以救，爾復既，而時價又值貶落，總計易餉所入，尙不敷資金之
計，安得日，生計安得，以是張某萬念俱灰，頓絕消解，卽於是日割
，遽自投而卒，其妻聞聲，

日考謀次長真崎到滬

乃連其赴滬上頓。而爲一海外之導，不至觸礙該事。片付審查。督撫處則只令甘肅備。其故技，而原以譏諷自出之。毛氏大爲掃興，亦不署名。黃氏召同三二代以下知名者，黃氏見於報端，巨幅廣之，金剛平津，以遂其完成侵略之目的。聞之殊堪驚愕。此次日政府特派參謀長中央某委員，或曰派參謀長，或曰駐滬，吾人不可漠然視之。爲當事，蓋真此時此行，雖有消滅東北之勢，及進取奉天之詳報。謂之日方陸軍大本，曾在陸軍軍事會議官會議席上，對各參謀官大發豪語，謂東北方面之義勇軍，可置於下月內使之消滅，而進取奉天強大之地。更易如反掌云。故吾人對黃此時此行，須加以注意也。且其計劃洩其兵機，由中央方面所聞，日人致脅僑國植檢核成動旅二十五師，準備消滅長城軍，而對進取關北之日軍，則增加十二師團，以之應付張學良所有軍援云。果爾，則奉北

義成公司

士稱心滿意

(梅逸)

致貧，民多棄漁，其漁船者，二十四人，居其一，歲漁漸窮，卒，子翁人，以藝一魚骨船板，弟兄入船，長六丈有餘，船身及桅杆之骨爲之，桅杆高聳雲天，光光，閃閃而生異彩，洵爲一異，吳漁翁之獲此魚，在二十其時海中發現一巨大無比之不定，甚爲之懼，暫言數不可也，患之，其漁翁曰吾無所可也。

捕身御一像及特殊之衣，潤鯨來，未幾，巨鯨果於腰際磨擦，力不之抗，其吞食下，鯨人魚刀以刺之，魚則洞然，遂僅諸助出手釣以掣之，翁亦重吾友某骨曾以二語許之，上句曰，不得登彼岸，下句之，得肉數配不配又不配，下句曰，名而欺，有

東原先生有詩松雪一聯，頗以自明，吾友某骨曾以二語許之，上句曰，不得登彼岸，下句之，得肉數配不配又不配，下句曰，名而欺，有

（盧惠）

酒樓名雅招飲酒家（胡石人）

此樓因雅而名，梅雨初歇，黃日黃，百年夢幻幾時夢，一度人歸舊草堂。忘苑二字居佳上。忘年久識老犬狂。

醜陋底愛情

四) 有你聽得我的心事了。

你近來又在寫小說嗎？」

沒有寫，委實沒有這樣心緒。」

昨天我看見葛薇芬桌上有你的作品呢。」

啊，只把頭點了一點，他這九是自然說起。

那篇小說描寫得很細膩，立意也好，你確有寫小說的天才呢。

沒有意思的，我寫小說都沒有立意，隨便寫下算數。可人說得很便。

這正是你的天才，能夠不加思索的寫下去，便成功一篇極好作品。」

她很誠懇的說。「即如這篇……」

她說了半句便頓住了，下面不知是責備他呢，還是嘲罵他的。

即如這篇小說，連我的內心也被你寫出了。我雖算不得解嘲，不過說了一點，也是……

環境不知那個可憐的醜陋女子一樣，內心所感受到的也和她在同一。」

人前直不知怎樣回答她才好，因為她的情態似乎很虔誠。

料算有你曉得我的心事了。」美姑說的聲音很低微的，又似自言自語，又似何可人說。

(五) 愛卿已在他眼前合大點頭了。

個月後，可人已承他舅父的介紹，在一家銀行的文牘科裏辦事了。現在他早出晚歸，日常工作可倒覺得身體反舒暢得多。

時在盛夏中，可人每天吃過晚飯，必到附近××公園去乘涼，時常遇見馬玉影同了幾位女